



时光飞逝，岁末将至，怀旧的情结在心头发酵已久，就像一杯醇厚的老酒。你还记得和发小点点滴滴的往事吗？你还记得那些儿时玩过的游戏吗？岁月留痕，真情铭记，心中从来未曾忘却来时的路。本期推出怀旧作品，在寒夜里点燃温暖的篝火。

A8

藏在时光褶皱中的故事

发小往事

■兰善清

儿时游戏

■孙翼

12月斋主



作者简介：兰善清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出版散文集《笔照心海》、《我写故我在》、《万古一地·郧阳》，报告文学集《浴水重生》、《创业之路》、《郧阳雄风起长岭》。曾在《中国作家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。

离家门不远了。

五年级后，我们到更远的西流河读初中。住读，一周回家一次。我与国子还是彼此相近，不仅同桌，不仅小锅灶支在一起，还同了铺。同一个铺可以有盖有铺，冬天不这样凑合，有盖没铺，冷，受不了。我们相约，这个星期他被子铺下面盖我的被子，下星期我被子铺下面盖他的。铺下面显然吃亏受损，一直铺下面，棉絮压得硬邦邦的，不暖和，更何况我们还处在尿床期，保不齐哪晚睡过头了，一泡尿浇个透彻，画几幅“地图”，那被子就不成样子了。所以，换着铺换着盖，吃亏均等，便宜也均等。

教育回潮，老师全力教，我们全力学。晚熄灯前，自己带油灯，一人一盏，墨水瓶做的。一夜一灯油，鼻孔抠出来的都是油烟。老师说毕业时可能闭卷考，升高中按成绩。我们学得就更起劲，晚上糟践被子的时间很短很短。一起回家的路上，国子不无忧虑，对我说：“将来如果你升高中，我升不上，咋活人啊？”小小的我们已有了前途的忧患。我安慰他：“不会的，我们会一块升的！”

短暂的教育回潮又退潮，回到开门办学路子上，不考试，推荐升学。国子被挡到校园门外。我是老师们心目中的学习种子，被推荐。读书路正如国子担忧那样，我向前他回头，没再重合。尚在少年，他一夜间跌入了沧桑，开心的时光远去，他躲在屋里哭了多少日子，我都不敢问。

高中毕业后没有直接考大学或推荐升学，我很快又回老家，与国子一起成了父辈一样的农民，一起下地，一起干活，过一样日子，有说有笑。那时他学习喷呐，我学习二胡，夜晚很无聊，我们那条沟可以听到这两个青年青春的喧嚣。这旋律很自我，没哪个同龄人凑近。

后来我们都被招到大队宣传队，冬季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十多个青春男女一块排戏，可以不劳动，照拿工分，快活得神仙似的。

我们距离再一次被拉开，因为我被大队书记点名当了民办教师，成了所谓的脑力劳动者。这对国子的触及是沉重的，意味着我从田埂泥地里离开了，把他扔到了那里，与他彻底构成了天壤。他再一次哭得伤心，昏天黑地。

时间是安慰剂，国子很久才被慢慢安慰，他把心情转向孝敬母亲。姐姐出嫁后他要承担起赡养母亲使命，又迎娶了心爱的媳妇，添子，一份阳光，一地金色。

一年后，我赶上高考改革第一班车，国子也拥有参考机会，第一年没当回事，第二年背着被窝卷去备考，考题已不再容易。离开故乡那年，我没敢给他打招呼，听说他没像前几次那样伤感，他安身立命，学会了抽旱烟，在庄稼地一熬一整天不出来。

光着屁股一起玩，又一起上的学。

那时候我们都只有小名，没有大名。第一天，老师为每个学生命名，到我们俩面前，我们都为一个“国”字争抢，都觉得大名里有“国”好雄气，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人。争得面红耳赤，都哭了。老师比较了一下我俩各自的辈分后再连上“国”，觉得我的名字用“国”不太顺口，让我把这“国”让出来给国子。没办法，新学期第一天，得听话，我让，不与国子争了。国子，国子，人家的小名里就有“国”，这大名理应也有“国”呀。可是，这“国”曾有我一份追求，也有我一份难忘，我早早晚晚遇见他就叫他国子，不叫全名，叫全名不也就是叫了我自己么？我们发小，就这样比其他一块长大的多了一份有趣掌故。

国子一张典型“国”字脸，不亏那名字。他学啥像啥，做啥像啥。他学一个走路腿一拐一颠人的样子，都笑得岔气。多年后，我看赵本山的《卖拐》，油然想到老赵那个表演专利应该属于国子。

读五年级，我们离开住地，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沟走大约七里路。同行不止我俩，还有富子、清明子、冬青子、胜学子……半路上还有另条沟来的别村学生，沟口五条叉沟的学生会集，一里路那么长。新同学再多，我与国子总走得近。我们同桌。中午在学校自己做顿饭，我们俩锅支在一起，饭先后熟，同时吃。

家庭条件不好，他家就他娘和尚未成年的姐挣工分，分的粮不充裕。每次他都带着自己拾的一小捆柴，一个木碗装一小把玉米粉，也不过二三两，一个碰掉了搪瓷的缸子装着他妈给他准备的腌菜。菜总是臭烘烘的，爬出蛆。读书快乐，生活不计较。上课并不紧张，作业不多，书本薄，当堂课当堂就完事。早上急匆匆，揣摩着时辰，不是奔就是跳着跑。晚归，尽管秋冬日短，山路老早就黑影笼罩，但你追我赶，大家开心。

缓缓慢坡路，大孩腿长在前面快跑，大声吆喝：“狼巴子来了，快跑！”不管真假，气氛骤然一紧，小孩就气喘吁吁，没命往前赶，急得不是绊掉草鞋，就是被石头撞到了膝盖。更暗了，左边那面森林弥漫的高山，猫头鹰高声低声怪叫，阴森森的气氛在脊背，背后发麻，汗毛直立。

爬坡，大孩在前小孩在后，一步紧一步。国子开始恶作剧。本来走在后面，却悄然抵近最前面喊“狼来了”的清明子身后，紧盯着清明子爬坡掀起的屁股撒尿，一泡尿分三次四次，浇湿了清明子裤子屁股及腿弯，然后立马退到最后面，放声大笑。这个恶作剧，清明子后面的孩子都保密不吭声，直到国子放出笑声，其他一同哄笑，清明子仍蒙在鼓里。又过一会儿，不经意摸了一把屁股才发现。谁干的？不是国子又能是谁？找国子算账，国子早已抢到他前面，跑到沟那边，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李雅丽 编辑：杨箫瑟 金宏
2020年12月19日 星期六